

果园来信

曹广文 著

果园来信

聂广友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果园来信/聂广友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5321-5915-4

I. ①果… II. ①聂…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38627 号

责任编辑: 徐如麒

装帧设计: 钱 祯

果园来信

聂广友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00×970 1/18 印张 25 插页 5 字数 247,000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915-4/I · 4730 定价: 58.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7780459



聂广友,1971年出生于江西永丰,现居上海。《新诗》主编,曾出版过诗集《游园集》等。曾获得过2008年度中国十佳诗人奖,2012年度中国青年诗人奖等荣誉。2010年创办《风月大地》论坛。

序 1 / 风物与心情： 追忆，或手握方向盘的诗人

王东东

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描述过历史天使：“保罗·克利的《新天使》画的是一个天使看上去正要从他入神地注视的事物旁离去。他凝视着前方，他的嘴微张，他的翅膀张开了。人们就是这样描绘历史天使的。他的脸朝着过去。在我们认为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场单一的灾难。这场灾难堆积着尸骸，将他们抛弃在他的面前。天使想停下来唤醒死者，把破碎的世界修补完整。可是从天堂吹来了一阵风暴，它猛烈地吹击着天使的翅膀，以致他再也无法把它们收拢。这风暴无可抗拒地把天使刮向他背对着的未来，而他面前的残垣断壁却越堆越高直逼天际。这场风暴就是我们所称的进步。”^①在所谓历史的进步中，历史天

^① 《启迪——本雅明文选》，三联版，270页。

使是一种哀悼性的存在。然而，聂广友的方式与之颇为相反。与天使试图通过凝视的目光修补破碎的世界不同，聂广友毋宁说是在头脑中追忆人生经验中的甜蜜内核——当然，要唤醒诗性记忆，他需要和天使一样依赖视觉，虽然他的诗也尽可能地冒出对话、声音和引言：天使明知天堂已远，因而才会停留；而聂广友却需要在回忆中才能依稀认清伊甸园可能的地貌。这个手握方向盘的诗人钟情的窗外的风物不仅急速地驶向车身后的漫长过去，它们本身也属于过去并且来自过去。

广友和新天使相同的一点是他们都拥有瞬间，第二点是他们的心情都很复杂，虽然是不同的复杂：天使在哀悼之时也不失进取之心，毕竟修补同时也就是建设，而广友则仿佛悟到了一种无形的时间法则，让一切建设都形同修补，他不仅哀而不伤反而有礼有节。这让广友尤其像一位来自中国古代的诗人，不错，就是一位传统诗人的态度，他们唯一的崇高主题是时间；而我们不要忘了，在广友的身手里又多了现代技术的迷幻的变形金刚也就是机械的加速度，他手里就拿着一个加速器，也就是一罐迷幻剂，因而他的时间感也就格外尖锐疼痛。按照米沃什的说法，现代西方人将历史的——其实是基督教的十字架——向上方向改为了平行的向前，而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垂直的向上方向在我们这里有时竟被改成了平行的向后，以至于不少中国诗人的精神活动领域都处在第三象限。我个人觉得

这无比危险，虽然我知道很难说服广友；我们如何在向前时仍然能够向上？又不是说说那样简单。我们没有十字架的符号，但一直有向上的精神力量，正如我们没有宗教信仰，但却一直具有宗教情感。

星群中的原乡：父亲或本源之诗

文学史上的父亲历来复杂而晦涩，不似母亲形象那样单一和纯粹；如果说母子关系占据了神话的永恒地位，那么父子关系则像一个偶然的传说。相对于女性作者书写父亲来说，男性作者书写父亲更为罕见。吕德安的《父亲和我》中父子并肩走着，“却没有一句要说的话”，这可能是父子相处更多时候的真实情形，然而“父亲和我都怀着难言的恩情/安详地走着”；张枣的《父亲》写父亲在远足散心过程中突然决定返回，“他这一转身，一路奇妙，也/变成了我的父亲。”所谓奇妙者，实为出生之奇妙也，而又借出生之奇妙见证了父子关系的传奇性：出生之奇妙，实因我并不知道出生者即为我也，而只能于诗性的虚构中回想。聂广友的《果园来信》之十也隐含了父亲主题：

谷风凄其。荆丛照见

晌午的蠹席。赭节，肉脉

塌陷着，于凌厉的芬律

看到痛的纤管，边修造着墙垣。

花瓣逐渐变紫。野草莓
裸呈的印痕里，润绿的晨光
半张着明密的卷轴。
少年手臂高高地擎住。

韶华崩奔。因其幽径，因其
箬叶、良节，在园中诸蔬的
墙垣，在筑建的拱顶下。
母亲阔大的身形仍在分布。

父亲的脸颊在四月渐渐形成。
北方的田塍在四月成型，
长出白马，发出白色气息，
悬挂于垓下。

诚如柏桦所说，这首诗“炼字轻灵怪异”，除了炼字，在造句也就是意象的营造上也颇为奇特，而这些都是为了表达一种沉重、严肃而又正常的情绪。“凄其”出自诗经《诗·邶风·绿衣》。然而，这首诗运思的朴质甚或笨拙最终给人“轻灵”的观感，不能不说是这首诗的成功，因为相对于表达技巧的高超，这首诗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它从人类情感中抽取的永久的主题。“少

年手臂高高地擎住”，“母亲阔大的身形仍在分布”，“父亲的脸颊在四月渐渐形成”，诗行朝向每个人心目中经典的情感命题，然而，从最后一节可以看出，父亲、田塍、白马之间获得了同一，父亲所占的比重似乎最大，白马不仅是父亲的变形，也意味着生命转化和延续的统一性的神奇，生命活动的迹象变成了灵魂的迹象，一种白色气息。实际上，广友还写了有关父亲的一系列组诗，其中以《父亲（秋作）》最为含蓄有味：

屋子空旷寂寞，远方的游戏
又开始。斜面上，红泥里的时辰
比七月份的早些。日光微转，
池塘边，梨树、杏树、李树、柚子树
瞥见了水中的各自不安。

他忆起一阵清风，午后在外乡人
的脸上踟蹰不已。喧哗声
越来越新鲜。走着，走着，
田塍上未及的十月忧伤起来。

青蛙悠闲，群山日益清晰地
披一层远方逝去的阴影。
哦，森林、田野，小溪、谷苗，
你们的温柔曾是多么残暴。

景象依稀。

傍晚，火红的云彩在村庄上头

卷起。苦楝林中，小径上

走着永久的两个人。

为什么我们能够断定，这走着的两个人一定是父子？因为只有这样这首诗才充满张力，它向我们呈现了父子一起劳作或归来的场景。父子一起行走，是全诗的风景描写围绕着的行动的中心，“走着，走着，/田塍上未及的十月忧伤起来”，这也许更多关联于劳动和自然（季节）本身的诗意，但，“在梨树、杏树、李树、柚子树/瞥见了水中的各自不安”，以及“哦，森林、田野，小溪、谷苗，/你们的温柔曾是多么残暴”，却分明更多情感的关切，甚至透露出几分情感的纠结；但最终，又迎来了父子关系的和解。广友的父亲组诗其实也暗藏了父子之间经常会有的争执——尤其在儿子成年早期，而父亲刚刚步入老年之时——而意欲达到父子关系的平和，后者可能才是父子关系的理想境界。

与父亲主题相反，广友集中写母亲的诗几乎只有一首：

栏内，幼兽的歌声天真响起。

她看到自己走在一群人当中。

白日的山径明亮蜿蜒，

迎面走过来他高大的身子。

——《母亲》

肉脉通往火光赫奕的
厅堂。那里，到来的
父亲大人，给每份凄薄
带去威严一噤。

——《页岩来信》之一

“迎面走过来他高大的身子”，这也是父亲，《母亲》这个结尾实际表明她的生活是以父亲为中心的。《页岩来信》写到了父亲大人的权威，这首诗也提到了带来温暖记忆的母亲：“寒屋积贫。在薄暮 / 大柱拖行的影子里，母亲 / 燃起第一把新秸。”一种巍然的威严感就是广友对父亲的感知：“农沅里，我没看见你的高峻。”（《父亲（山行）》）；“八月，屋宇崇高不已。 / 正撒播斑斑点点吉祥的一场运动中央， / 立着父亲中年巍然的身姿。”（《父亲（饮酒）》）。从《父亲（饮酒）》也能看出广友《果园来信》之士中白马的来源，“一马，啊，一马离了西凉界”，这是广友从父亲处得到的一个文化记忆，广友对马这个意象的迷恋，就如他对家族中男性的迷恋一般持久，“骑上白马的二哥在给姑父舅舅叔叔们斟酒。 / 他们分外朴素的牙齿全部在 / 对着父亲脚步有点颓息下来的圈子前 / 闪闪发光。”而广友毫无疑问想

要加入这个行列,即使他明白家长制的权威正在受到挑战,而挑战者极有可能是他自己。在这个意义上他又表现出伦理与美学的张力,越是在生活原则上远离故乡,就越是在美学情感上沉浸于原乡。

然而,也许正因为父亲形象在广友诗中意义的“过剩”——毫无疑问超过了母亲形象,才造成了他所谓怀乡的独特气质和精神品格,与对生命本源的率真且容易生效的返本溯源相比,他更多造成了一种曲折的甚至带有知识考古性质的怀乡的变形记,也可以称之为文化怀乡:也就是说,与返回母亲-生命的本源相比,他更热衷于回到父亲-伦理的起点,他的怀乡似乎不是为了获得情感的安慰和救赎,而是为了重新体验思想的争执和自我实现,后者包含了他离乡之后的人生旅程。要确认这一点并不难。如果说,母亲带来了生命,父亲则将生命带到了社会,同时为生命带来了与现实规则的冲突,甚至还有动乱的历史之维。叔本华有一个遗传学的论断,父亲决定孩子的体质和健康,而母亲则决定智慧和心灵,但这样遗传学的论断却与我们的诗学或社会学的观察并不一致。无论如何,广友的确想要分辨母亲-生命与父亲-伦理两种彼此冲突的力量,这两种力量深入他的本质。实际上,如果我们借助于“传记资料”,更能明白这一点:“我至今仍记得2006年和父亲在昆山工厂里争吵时的情景,父亲一怒之下,拂袖回到江西老家,而我那段时间也常半夜惊醒,偷偷

恸哭。”^① 争吵的原因应该肇始于不同的经营和管理理念。然而，也正因为此，广友的怀乡并非单纯指向过去，而还包含了对现在的辨认。也许无意识中，他还在为深入其中的现代都市生活“正名”，为“失根”找到一种连续性。《父亲（园中）》写得很清楚：“父亲在垄间编织来路”。《果园来信》之三也写到了姓氏和生命流传之谜，“从哪里来？不记得！云 / 太薄了，路又沉沉无声。 / 黑岬角，你的边缘 / 似欲塌陷。”但这首诗又分明在写死亡：“像是有一种死亡正变得浩大。 / 漫山深木在初夏蜘蛛的心脏 / 传唱急骤的哀鸣曲。 / 局外人劈开村庄，圆径中心 // 走动父亲叔伯们。若有之人 / 邀我于松木长凳上坐下。 / 传来海带。就像是，白日盛大的 / 宴席能这般长久办下去。”这里对葬礼尤其葬礼上的宴席的描述十分动人，也许这样的场合，才契合了精神上——以及字面意义上——的还乡。

对于广友来说，故乡就是本源，然而残酷的是，它似乎只存在于一种追忆的时间和语言结构里。他在来信系列中一遍遍描摹童年的生活场景，这是原乡的重写，《父亲》组诗、《果园来信》、《页岩来信》都是如此，然而也有例外，《星群来信》之七就是一篇最新的旅行记，其他系列也都有节外生枝的情形，更有的甚至将传统文本、流行文化、隐秘幻想和生活细节交织杂糅在一

^① 2012 年度中国青年诗人诗歌奖，聂广友颁奖词。

起。比较这些诗中不同的时间形式是有益的：

画上影子的线轴和格子。此时，
当更浪漫，残酷，温柔的漫游
已于异乡掀开新的一角。

——《教父来信》

漫游发生在别处，此处的荒芜里
居住有一个沉湎在自己奇妙世界里的
庸人。他偶尔转过身，……

——《11路公共汽车仍行驶在当年》

高冈上，风吹拂。他沉沉睡去，
瞥见前程里苍白的世间。

——《锦鲤来信》之二

明前被遗忘。从都城猛烈开到
的汽车返身急退。瞥见
桥后孤独赤裸的郊原上，我们
兀自在当年紧收的夕光里漫游。

——《春风赋》之三

追忆已成为广友的基本姿态，它不仅意味着从现在看过去，还意味着从过去看现在。过去、现在和未来

相互打量，而产生了六种目光。由于追忆，时间被压缩、分割和展开，“漫游发生在别处”，让人想到兰波的名言：“生活在别处”。追忆产生在一个价值失范的时代，而沉湎于追忆的人，却想要通过追忆进行价值重估：不是为过去，而是为现在辩护。追忆者的目光凝注的不仅是过去，而且还是现在。叙述者一旦养成了追忆的癖性，那么，即使现在也只有追忆中才能呈现。追忆不仅成为叙述者的特权，甚至成为了叙述本身的隐喻。于是我们看到了广友的其他来信系列，《沉默的羔羊来信》、《神秘庄园来信》、《圆柱来信》、《首都来信》、《广场来信》、《郊岐来信》、《喧哗来信》、《那月来信》，实际上，这些题目有可能干扰对诗歌的辨识，似乎广友诗歌追忆的癖性不容许他获得题材的丰富性，虽然追忆的姿态已显露足够意识的开放性：来信命名的刻意性甚或随意性足以说明，他真正关心的其实是为自己创造或编织一个多维度的复杂而又深刻的传奇，这是他的私心也是雄心，而在进入目光的他者身上，仍能模糊地流露出传奇隐藏的崇高性：

午后“新淥溅溅”

樊斌毅然移去枚前牙

从黑暗里，不断吐出

快乐殷红的血

——《星群来信》之七

而在更多时候,广友追忆的只是过去经验的甜蜜内核,甚或是人类童年的优美,当然它也有可能发生在一个崇高的场所,尤其是重现在追忆中的时候:“走过拱下,走过失神空旷的/明瓦,前方正布置快乐的石阵”(《星群来信》之一),《星群来信》之七这首诗最后一句话是——

有个人要向神呼喊

广友自命为一个幸福的收信人,然而他不知最大的收信人应该是上帝(古汉语中同样有这个词),是时间和空间本身;虽然,星群的命名已体现出他科幻小说家一样的敏感;最后也许可以说,广友追忆的所在是星群中的原乡。父子之间的情愫,其实也多少改变了他对海德格尔的兴趣,“诗人的天职是还乡”,然而,在返回本源的同时,广友又表现出返回人伦的愿望:这也许还是海德格尔在中国新诗中的变形记。

“赋”的现代性:城市诗歌,或心智的拓扑学

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将赋这一文体的来源追溯到了诗经。朱熹在《诗集传》中说:“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在古典文学批评

中，赋既作为一种修辞手法，也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而存在。作为一种基本的修辞手法，“赋”也延伸到新诗中，这是因为对于不确定的新诗，赋至少可以提供一些确定性，在事境、物境和情境之中探求新诗的诗境。然而，有意识地在新诗中追求一种作为文体的赋，这样的诗人并不多，广友是其中之一。

他托着肝脾走进卧室，
忧愁着，为这四月焦虑不已。

——《小园赋》

眺望远处令我疲倦，从几栋平房
开始的衰老，爬上我们的身体。

——《春风赋》之一

这些只能算“小赋”，属于刘勰所谓的奇巧小制：“至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斯又小制之区畛，奇巧之机要也。”《春风赋》之一结尾干脆说：“茁壮的两排大杉树独自通往远方，/但远方根本不存在。”几乎丧失了赋的动机：“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文心雕龙》）。如果说，古代的赋动机在登高，现代的赋动机则在行远。而在另外的时候，广友还是表现出强大的形式动机：“肥大的大雁塔，/你定住方